

时代误置^{〔*〕}

——贡斯当视野中的卢梭政治理论

○ 谢江平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贡斯当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奠基于公意说之上,公意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过于强调公民对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极易导致公域对私域的僭越。卢梭对代议制和商业社会反对态度表明其政治思想不适合现代社会,其民主学说是古典自由的现代回声,是时代误置。

〔关键词〕公意说;契约论;自由;时代误置

在近代政治史上,卢梭以“公意”说闻名。他在公意说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反抗暴政、构建理想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有学者认为,卢梭的“公意无限至上”说导致了对个人权利侵犯,是多数人暴政的思想根源。贡斯当曾批评卢梭,“《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各种各样的暴政——一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通过合法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1〕}

一、公意的暴政

卢梭的国家理论是契约论的。他认为,人们结成社会、创立政府,目的在于保护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是为了“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2〕}为了确保缔约的公平,“集体的每个成员,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便把……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

作者简介:谢江平(1976—),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KS13-018)阶段性成果。

财富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集体”。^[3]“这个由全体个人结合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国家”。^[4]在卢梭看来，公意是人们结成社会、组成国家的指导原则。“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5]

卢梭的公意并不是简单的多数人意志，他认为，多数人意志有公意和众意的区别。“众意和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6]尽管公意众意有时结果一致，但两者因出发点不同而有本质区别。卢梭的公意说还有一特殊之处，他认为，公意不仅指向于公共利益，而且“公意总是正确的”。^[7]公意仿佛是上帝的意志那般全知全能、公正无私。正因为公意如此神圣，卢梭才把它作为建构人民主权学说的理论基石。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意的宣告”。^[8]“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强迫人们服从公意，不但没有损害他的自由，相反，这正是给予被强迫者以自由。“这恰好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9]罗素认为，卢梭的公意说违背了他通过公意而通达自由的初衷。

在贡斯当看来，卢梭的公意说不过是一种缥缈的形而上学。公共利益决不是真的像卢梭所说的那样与私人利益截然分别，“普遍利益当然与私人利益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反对特殊利益”。^[10]像卢梭那样把私利与公益、众意与公意截然对立起来显然是不对的。贡斯当认为，公共利益不是离开个体存在的某种抽象物，普遍利益“不过是特殊利益相互结合的结果”，^[11]公共利益之于私人利益正如肌体之于它的局部。私人（个人）利益是私人（个人）所关心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个人、局部组成了整个肌体。如果组成肌体的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也就对肌体造成了伤害。以公意为名强加于人的，对个人是迫害，对集体而言，也决不是自由。“普遍利益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除了必须就其共同目标达成妥协的所有局部利益的代表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普遍的利益吗？”^[12]所谓的公共利益就是个体之间互不相害所达成的妥协而已，除此以外再无其它。“这种公共利益无非就是在个人利益之间确定一种使彼此不相互损害的互惠条件”。^[13]

从实践层面来看，永不出错的公意在实践中也很难做到。正如卢梭所言，“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恒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愿意自身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败的，但人民往往会受欺骗”。^[14]尽管公意十分神圣，但是在实践中难以通达，正是因为害怕人们以一己之私冒充公意，所以卢梭特别强调人们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他认为，这是防止私意挟持公意的唯一途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全体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15]只有大家积极参与才能使公意免受派别偏见的欺骗和纷扰。

二、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

卢梭有关强迫自由的观点引来很多争议。托克维尔对卢梭颇有微词。他认为,只有上帝才可能给人以强迫的自由,“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终是与它的权力相等”。^[16]

贡斯当认为,卢梭的错误在于他将古代人的自由当做了现代人的自由。“卢梭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犯了与古代人相同的错误”。^[17]“他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代表,该制度根据古代自由的教条,要求公民为了国家的主权而完全服从,要求个人为了民族的自由而被奴役”。^[18]正是因为误解了现代自由的本质,所以“这位卓越的天才……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19]

贡斯当认为,卢梭所珍视的自由,是对主权的积极参与,这种自由是集体性的、权威性的。“由于对每个人都须就两重不同的关系加以考虑的缘故,所以公众的决定可以责成全体臣民服从主权者,然而却不能以相反的理由责成主权者约束自身”。^[20]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处处强调的是个体对集体性主权的参与和个体对主权的服从。

贡斯当认为,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力。这是因为,古代的民主国家都是一些城邦小国。由于领土狭小,贸易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奴隶制度为人们提供了闲暇,古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生活。他们把全部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军事和公共服务之中。由于城邦领土狭小,自由人口数量有限,因此,每一个人在公共政治活动中都有很大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参与政治、行使主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现实的制度。行使公民权力既是他们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乐趣所在。

然而,在古代,没有一个明确的私人领域,因此,也没有现代社会所说的私人权利。在他们看来,对共同体权威的完全服从就是自由的所在。正如贡斯当所言,“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政官的财物、法案及管理,宣告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然而,如果这就是古代人所谓的自由的话,他们亦承认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这种集体性的自由相容的。你几乎看不到他们享受任何我们上面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厉监视。个人相对于舆论、劳动特别是宗教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重视。我们今天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与褻渎。社会的权威机构干预那些在我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领域,阻碍个人的意志”。^[21]可以说,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是主权者,但在私人事务中却是奴隶。这种状况是古代公共领域完全侵吞私人领域的一个反映。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邦所吞没。”^[22]而卢梭恰恰是这种观念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在国家

中,公共的利益高于一切,私人的事务无足轻重,以至于要大幅缩小私人事务的范围。“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至于会大大减少的,因为整个的公共的幸福就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个人幸福,所以很少还有什么是要再要个人费心去寻求的了”。^[23]

卢梭的这种自由观显然和现代人的自由观背道而驰。贡斯当认为,现代人所珍视的自由恰恰存在于私人领域。“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是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24]甚至是一种以他们最适合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的权利。“我们已经不再欣赏古代人的自由了,那种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和私人的独立构成的”。^[25]与古代人相比,现代人更珍视个人的独立,在古代人们可以为了政治参与而放弃个人独立,在现代人们可以为了个人独立而暂时的放弃政治参与。“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权力: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26]贡斯当认为,“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绝不能要求现代人做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27]因此,像卢梭所说的那种强迫人们服从的社会权力不但不会给人带来政治自由,相反只会带来迫害。“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社会权力以其所有可能的方式伤害个人独立,却无法摧毁对这种独立的需求。我们的民主并未发现对抽象主权的理想化分享值得她作出所需要的牺牲”。^[28]

三、代议制

卢梭特别强调公民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在他看来,“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29]他认为,凡是涉及主权的行为都应该由人民亲力亲为,而不可以由他人代表,一旦由他人代理自己的意志,那就陷入了不自由的状态。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确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相比而言是当时最自由的制度,但是卢梭认为,英国人仍然是不自由的。“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30]卢梭反复强调“在立法权上人民是不能被代表的”,^[31]“只要一个民族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32]按照卢梭的看法,那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显然无法像卢梭说的那样,聚在一块讨论立法问题,这些国家也就别指望有卢梭所宣称的自由了。卢梭坦言,“除非城邦非常之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的权利。”^[33]他认为,只有像希腊人一样,“凡是人民所需要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34]天天聚在广场关心自由的大事,而不是忙于私人的俗务,才能够获得自由。如果一个民族沉迷于私人的事务,而把自己的权力交由别

人代理,那么它就丧失原本属于自己的宝贵自由。他认为,在古代的共和国里,人民不曾有过代表,甚至都没有代表这个词汇,只是近代才出现代表这个荒谬的制度和词汇。为了贬低代议制,卢梭甚至考察了近代的代表观念的起源,他认为,“它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又荒谬的政府制度”。^[35]

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主权活动,显然不是问题,但是,卢梭所设想的事事亲躬、亲力亲为的制度在现代社会显然很不现实。“现代国家的情形完全是两回事。因为领土要比古代共和国大得多,不管它们采用何种统治方式,它们的居民都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它们最多被要求通过代议制度,就是说,以一种假定的方式行使主权”。^[36]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现代人中,……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表面上是主权者。他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且几乎常常被中止。若说他在某些时候行使主权,更经常地则是放弃主权”,^[37]因此,代议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贡斯当认为,现代人忙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不能亲力亲为参与政治,有时需要委托他人处理相关的政治事务,当然,要给他们一定的监督,这就是政治参与的古今之别。“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富人雇用管家。这就是古代和现代民族的历史。代议制就是,大众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时间亲自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不过除非是白痴,任何雇用管家的富人都会对自己的管家是否尽职进行密切监视,以防止他们玩忽职守、腐化堕落或昏庸无能”。^[38]

四、反商业社会的复古心态

卢梭所推崇的理想的国家是希腊这样的城邦小国,他所认定的黄金时代则是原始的自然状态。他曾用无比浪漫的语言描绘人类的原始状态。“人类生来就是为了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人类的真正青春,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39]卢梭认为,在原始状态人们无欲无求、自主自立,随着社会的进步,多样性需要的发展,人们沦为他人和自身需要的奴隶。“从前本是自由、自主的人,如今由于无数的新的需要,可以说已不得不要整个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要他的同类的支配。”^[40]人类从自然状态、自然经济向文明状态和商品社会的过渡,在卢梭看来,非但不是人类的进步,反而是人类社会的堕落。

对原始状态的复古式推崇并不是卢梭的理论虚构,而是他的真实态度。卢梭认为,现代社会妨碍了人们的自由。在谈到货币经济、代议制的时候,卢梭认为,古代社会人们事事亲力亲为,不请代表,也不花钱雇用他人替自己服务。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商业和工艺的扰攘、由于唯利是图、由于柔弱而贪图享受,人身的服务被转化为金钱”,相反,“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用钱的,他们永远不花钱来免除自己的义务,反而是花钱来亲自躬行自己的义务。”^[41]“钱财这个字眼是奴隶的字眼”。^[42]

贡斯当认为,卢梭误解了商业和货币的力量。的确,商业的出现使人们之间相互依赖,但是,商业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独立。货币和商业赋予财产以新的性质,那就是流通。货币的流通给专制权力设置了无形的障碍。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所言,“货币是专制主义最危险的武器,但同时也是对它最强有力的制约;商业信誉受舆论影响;权力无处可用;货币可以被藏匿或转移”,^[43]人们可将财富带向远方,正是因为货币财富的流动性质是人们得以逃脱专制政府对财富的干预和侵犯,商业活动使得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比过去更为困难。在贡斯当看来,法国的情况就说明了货币和商业对自由的好处。“法国的专制政治一直对自由穷追不舍;它在自由已经深入人心的地方都曾取得了压制自由的一时成功。但是由于自由总是随处找到庇护,专制政治不得不跟在自由身后疲于奔命,直到最后它自己厄运临头。”^[44]“权力是威胁,财富是奖赏;人们可以用欺骗的方式逃避权力;但若想得到财富的青睐,就必须为其服务”。^[45]在财富与权力的较量中,权力必须迎合财富,两者相争,财富胜。

总之,商业创造了一个捍卫自由的新手段,它确保了人的独立。“商业不仅解放了个人,……它也使权力本身受到了约束。”^[46]商业时代的出现使“个人的存在较少依赖于政治。”^[47]而卢梭却误解了商业的力量,视金钱为罪恶,商业所带来的个人独立在他看来却是人们为金钱所奴役。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距离通常的观念委实太远了;我相信劳役要比租税更不违反自由”。^[48]卢梭所设想的自由社会存在于远古的自然经济时代而非商品经济时代,因此,卢梭的自由观也是返古式的古代自由。

五、契约论的形而上学

卢梭的这种无历史的态度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契约论观念之中。契约论盛行于17-18世纪,又称社会契约论,它把社会、国家看作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以此说明政治权威、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来源、范围和条件等等。卢梭在解释社会契约论时跟其他的思想家有所差别。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思想风格是经验主义的,他们的自然状态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状态其实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49]但在契约论者看来自然状态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风格迥异。与柏拉图一样,卢梭的政治学并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伦理学的。他认为,伦理道义是第一位的,社会和国家主要是道德感化机构,“政府是被赋予一定能力的一个道德人格。”^[50]在卢梭那里“德行被当作是共和国的原则,”如果没有德行,社会和国家的权威就无法维持。卢梭对商业和金钱的诅咒,与其说与其返古心态有些关系,不如说与他一味地强调社会国家的伦理倾向有关。卢梭不像霍布斯、洛克等人一样从个人的心理喜好与取舍来建构政治和政府的出发点,而是从抽象的公共利益和公意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政治理论。他认为,公意是永不犯错的永恒神圣之物。借用卢梭自己的话来

说,“这种言论……放在一本政治著作里,是不是还不如放在神坛上要来得更合适一些”。^[51]与黑格尔和柏拉图将理念和绝对精神绝对化神秘化一样,卢梭也将公意绝对化、神秘化了,公意成了契约的基垫,成了主宰一切个人、国家和法律的神圣之物,任何人都必须服从,不得违抗,使个人在国家面前变得软弱无力,任其摆布,甚至连人民的正当诉求也被当成了群氓的众意而不是公意。卢梭对个人权利有意无意的忽视和贬损与他形而上学的公意说和契约论不无关系,尽管卢梭高调地倡导人民主权。正如贡斯当所言,“对人民主权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与个人自由的价值。如果我们认为那种主权具有它未必具有的广泛涵义,尽管有那个原则,或者正因为那个原则,那么自由可能会丧失”。^[52]

罗素认为,《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的习气。”^[53]同为契约论,卢梭和洛克不一样。罗素把卢梭和洛克视为西方思想发展的两条脉络。“从卢梭时代以来,自认为是改革家的人向来分成两派,即追随他和追随洛克的人。……许多人看不出其中有任何不相容的地方。但是逐渐他们的不相容日益明显起来了。到现时,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54]同罗素一样,贡斯当也认为,卢梭的理论导致了与其初衷相悖的结果。“卢梭珍爱一切自由的理论,却为所有的暴政提供了借口”。^[55]

尽管,对卢梭存有批评,贡斯当还是认为,“我不希望加入卢梭的诋毁者行列”。^[56]相反,他认为卢梭是“第一个使我们自己的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人;他的声音唤醒了慷慨的心灵和独立的头脑”只是“他未能将他感受如此强烈的东西确切加以界定”。^[57]当然,正是这种模糊的东西导致了“强迫自由”的悲剧。贡斯当所做的就是将卢梭感到模糊的东西加以清楚界定。在对卢梭的批评性思考中,贡斯当提出了公域和私域,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分,这些思考启发了后来的伯林等人。伯林有关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思考便可由此溯源。

注释:

[1][10][11][12][13][17][18][19][21][22][24][25][26][27][28][36][37][38][43][44][45][46][47][52][55][56][57]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0、93、93、93、94、35、35、34、26-27、28、26、32、33、38、37、305、27、44、43、364、363、363、43、56、182、313、313页。

[2][3][4][5][6][7][8][9][14][15][20][23][29][30][31][32][33][34][35][41][42][48][50][51]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27、21、20、35、35、122、24、35、33、22、120、120、121、122、123、123、122、121、119、119、119、76、97页。

[16]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61页。

[39][40]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0、125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53][54]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43、225页。

[责任编辑:禾平]